

7
碧野著



春天有没有

★ 文 藝 新 集 ★

長篇小說

沒有花的春天

著 者 碧 野

發行人 唐 秉 彝

發行所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
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國書店
分店重慶林森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 元

一九四六年六月滬總第一版

滬 1—1500

序 曲

在久遠的年代以前，這南邊浜臨南海，北邊傍靠九連山脈的周圍千里廣闊的地面上，曾經有過一次大災禍，使當地穴居的土人幾乎絕了跡；於是從中原遷來了不少的流民，在這荒無人烟的地方紮了根，繁殖了千百萬的後代子孫，這就是在歷史上被稱爲「客家族」的人們。由於他們的先祖用「滴滴的血汗」開闢下來的每寸土地，使他們得以一直繁榮到千百年代後的現在，因此在他們每個男女的血脈裏都遺傳有堅苦耐勞的血素，他們體魄強壯，精神飽滿，並且勇於生活上的一切鬥爭。

這裏的山巒是重重疊疊的，山上終年飛瀉着泉瀑，半山以上遍佈長年發綠的森林，森林裏有各種各樣的野獸和飛禽；半山以下却佈滿閃光的水田，每年稻子可以收成兩季。山脚就是村莊，在每處泉瀑沖瀉下來的山脚，磨房日夜不停地在唱着歌，這歌聲夜裏催人入眠，在日裏鼓舞人們奮勇工作。

這裏的男人除了長留故土耕作和打獵的以外，還有不少的被賣做「豬仔」遠漂海洋到南洋羣島去做苦工，因此這裏經常生活着一美年輕的寡婦。這裏的女人是和男人一樣幹着粗重的工作的。六七十歲的老女人還能够工作在山林和田野之間；尤其是這些年輕寡婦，更以沉靜的工作來安慰她們的寂寞，她們差不多都是很健康的，這大自然的風物和帶鹽質的海風使她們的臉頰黑裏透紅。

這裏的孩子們也參加了工作，自小就習慣和熟悉他們的工作。在天晴或者細雨泥濘的日子，他們要是十歲以上十四歲以下，都能够挑着三五十斤的担子爬過陡斜的山路，由於他們自小就負重，因此等到他們長成大人的時候，差不多都是一副矮而寬的體格。再一方面，因為他們自小就是大人們中

開混日子，所以他們大多數未到成年就已經是早鳥的孩子。

這裏人民的生活雖然極饒風情，但却非常閉塞。在山嶺與平原之間，雖然密佈着河汊，但是四圍的崇山大嶺造成了他們獨立的生活。這裏只有一條奔騰的巨水——韓江，從福建西南部流來，南北貫穿過這周圍千里的廣闊地面，奔向南海。也只有從這條江流上傳來山外面的消息，那稀疏的帆影僅僅告訴山外面還有活着的人們。雖然有不少男人出山遠涉重洋到南洋羣島去謀生，但是能夠回到山鄉來的，一千個人中間沒有一個，縱然一千個人中有一個回來了，但不是養了的就是害了病的，二十年前可是五千年的間隔中，偶然也會有一個不死的人滿載財物從南洋羣島回到故鄉來，建築一座式樣新奇的大房子，但是這在人們的口頭上就會當做一種神奇的故事傳播着。

在這目生自滅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出一種高型的原始的大部落的情調來。這裏冬天是不下雪的，海洋的風使這裏永久像一個春天。雖然是在冬天，但是大森林裏的野獸和飛禽們仍然像在春天一樣的繁殖着牠們的子孫。因此，每當冬天農閑的時候，男人們就要成羣結隊地扛着獵叉和帶着獵犬到山上去打獵，終於把他們獵獲的禽獸用槍尖或叉尖挑着，或用抬着回來，於是把獸皮硝了跟山外面的人換取食鹽，把飛禽的翎毛給女人和嬰孩們當做裝飾品。而獸肉和禽肉呢，除了分一半給家裏當食糧之外，就提到村頭的「閑館」裏煮的，燉的，炒的來下酒，在配酒中唱着一些原始性的歌曲，你拉我唱地度過深冬長的夜。但是有的時候，也會因為一個到「閑館」裏來賣弄風情的年輕姦婦互相格鬥起來，乘着酒興中甚或會把自己最要好的同伴打得頭破血流；但是等到酒醒的時候，他又會親自扶起受傷的同伴回家去調養，等到傷口復原的時候，他們又是好朋友，沒有一抹仇恨埋藏在心裏。

誰說這裏不是大地的搖籃？在這大地的搖籃裏撫育着這些剛強的「客家族」的子孫。但是在這奇異

的部族中，却一樣產生出一部份不肖的子孫，這裏仍然有地主壓迫着窮農，到處都還看得見愁苦和飢餓的臉孔，到處都還聽得見呻吟和哭泣。……

只有當那新時代帶着無極的光輝到來的時候，只有奴隸們掙斷鎖鍊爭得解放的時候，這裏才不再會有人奴役人的現象，才不再會有愁苦和飢餓的臉孔，才不再會有呻吟和哭泣。

第一章

這漢子雖說是農忙時的短工，但是他的插秧和刈稻的技術是遠勝於一般的長工的。他插秧能够使秧叢拉成一條條整齊的直線；刈稻的時候，他能够不讓穀子掉落泥田。他是一個獨身漢，身子矮小，但渾身突出栗子肉球，像一隻小種的頑強的公馬一樣。他除了做農忙時的短工之外，農閑時却能替人家當泥水匠，編織籃子和籬筐，釀酒和屠宰牲口。他沒有家，沒有一定的住處，經常在各個村子裏過着流動的生活，誰家雇用他幾天，他就誰家勾留和吃喝幾天；他經常挑着兩隻編得格外精緻的籬筐在各村奔走，他用他這兩隻精緻的籬筐當作他精於技藝的招牌，籬筐裏挑着他的一條破被子，碗筷和一些工作時的用具，如鑿子、鐮刀、方刀、托泥板、小斧子、屠刀、平牆匙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大酒杯和一根烟桿，他是喜歡喝酒和抽抽烟的，因為他覺得自己沒家沒小，生活寂寞而孤單，要不是用烟和酒來舒舒氣和潤潤腸子的話，他該早就活活地被悶死了。尤其是酒，他差不多除了掙得一碗飯吃之外，所有賺來的工錢幾乎全都花在喝酒上。他的脾氣暴躁，因為他懂得幾手拳術，動不動就跟人火拼一場，每次他打得都很狠，要是對手不向他示弱的话，他總是要跟人拼到底的，不是自己受了重傷，就非把對手打得半死不活。因此，雖然他的工作的技藝很出色，但也有餓飯的時候，因為有些人不敢雇用他，怕他在家裏鬧事。像這樣的日子裏，他只有住到龍王廟或土地廟裏去，東緊褲帶睡他幾天大覺；飯不吃在他倒不十分打緊，但是酒却不能不喝，因此他會跑到附近村頭上去偷些酒來喝，在尋常的日子裏他只喝斤把酒，在這個時候非痛痛快快地加倍喝他個够不可。酒家是樂意賒酒給他喝的，因為他從來不賴賬，只要他有工

作，手頭弄到錢，高興的時候還可以多算錢清還酒賬。凡是做過他的買賣酒家們，都會翹起大拇指來稱讚他是一個真正的酒漢，有酒德。

縱然有些人害怕雇用他，但是也有些人家特別樂意雇用他。只要人家待他好，他一定會把他全副的本領賣給主人家的。甚至他除了幹份內的工作之外，還願意替人家挑水，推磨，餵豬餵狗，什麼零雜的小事他都爭着幹，要是不讓他幹，他還會罵你看不起他。只要他一個人高興，他一定會使主人家的全家高興的，在吃過晚飯後的黃昏，或工作完了的晚上，他只要求人家給他跟前擺上半盞酒，和一把花生，他就會拉起他的破舊的胡琴，唱起歌來，或把他在各個村子裏看來的和聽來的新聞，很巧妙地編成動聽的故事，講給主人家的老小和媳婦們開開心。

這年初夏，正是農民忙着收割刈春稻的時候，他就挑着兩籬筐的行當，一路唱着歌往這裏走來了。他是被這裏的一家大戶人家雇來收割稻子的。這大戶人家是當地有名的地主，每年收入總是在千石穀子以上。但是這地主家的刻薄是和他的財產同樣有名的，對外人刻薄，對家裏人也刻薄，他家裏的人沒有一個閑人，上至老太婆，下至小孩子，一年四季工作着，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單說地主家裏就耕作三四百畝水田，租田給佃戶們耕種是出於不得已的事。不過地主對他卻一向比較優待的，因為雇他來做短工真可以當得起兩個長工的工作；至於他因為每年農忙的時候都被這地主家雇了來，跨熟了門坎對他也是一個溫暖。

這地主人家的大院子是座落在一個大山腳下的，四周高大的圍牆插滿了碎玻璃，大門口經常守着四條肥壯的公狗，而且院子裏藏有二三十支槍，不但土匪不敢來向地主家搔癢，就是連乞丐也不敢挨近大門來要飯，遠遠來的乞丐有不少就被地主家的狗咬傷了的。

他早就踩着露珠到這地主人家的大門口來了，他剛剛把兩隻籬筐歇下來喘一口氣，突然那四隻因守夜而疲倦得蜷伏在門邊打瞌睡的公狗，機警地跳了起來，一齊向他身邊圍撲過來，他連忙拔出扁担揮舞着，他是懂得使槍棍的，他對準那最先撲過來的一條花狗一擡，就把花狗打出半丈遠。花狗鳴鳴地哀叫着逃進大門去了，其他三隻狗却圍着他狂叫起來。

接着其中有一隻黑狗停止了狂叫，踏着穩重的腳步慢慢地向他走了上來，用鼻尖嗅着他的脚跟，他把扁担防護着自己，心想只要黑狗的牙齒一毗開，他的扁担就要敲碎牠的腦蓋骨的。但是黑狗嗅着嗅着就突然連連地搖起尾巴來，其他的兩隻狗也走了上來，嗅着，而且一齊搖起尾巴來，就是連那隻被打痛了鼻尖的花狗也從大門後走了出來，遠遠地對他乞憐地搖着尾巴。

『瘋狗，你們還認得我「大伯」呀！哈哈。』他爽朗地笑了起來。

一個梳着一根大辮子的年輕女孩子，匆匆地從大門裏走出來，她一看見他就尖銳地叫了一聲：『阿興來啦！』立即她就轉身子害羞地飛跑進大門去了。

他發呆地站着望那跑進大門去的年輕女孩子，她的拖在屁股上的長辮子拉得長長的。他心想阿文這妮子只半年不見面就長大了。

這個叫做阿興的年輕漢子，在這地主家裏住下來了，並且開始了他的勤奮的工作。這地主家裏一共有五個長工，現在連阿興算在一塊，又臨時雇來了三個短工。照道理說這十六隻粗樸的手滿可以在短時日之內就把三四百畝稻穀收割了的；但是地主家却想縮短時日把稻穀收割完，省得多發付這三個短工的食糧和工錢，因此地主本人帶頭領着全家老小和這八個長短工，一齊下田幹活。

地主是一個白手成家的老頭子，現在他已經快踏上七十歲的人了，兒孫滿大羣，但是他是不願讓自己

過一天清閑日子，在尋常的日子裏，他連庭院裏被風吹折下來的樹枝子都要親手拾回灶下去當柴燒的。他連烟也不願意吸一口。雖然他有一身長衫馬褂，但這是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才穿一下的，平日裏，他總是穿着一件破衣裳，冬天來了，就加上一件硬板板的破棉背心。因此他對自己吝嗇，對家人吝嗇，對外人更吝嗇。他除了無可奈何地發給長短工的工錢之外，在這收刈期間，從來不願意煮一頓白米飯給長短工吃，每天他親自到菜園裏去揀回來一些不能長大的青南瓜，然後把南瓜挖開一個窟窿，灌進一點鹽和一些難消化的高粱粟子，吩咐他的一個兒媳婦蒸了送下田去，給長短工和家裏的人吃，大人們分一個南瓜，小孩子們就只能分得半個。這撈什子說也奇怪，吃下肚子裏去就可以擋半天飢餓的。他不但想出了這個節省米糧的鬼辦法，而且他還想出了能够擋塞長短工們說閑話的辦法——只要等到稻子收刈了，打成穀子曬滿院子門前和山坡上的時候，他才把豬圈裏的豬拉一隻出來宰了，把豬頭豬腸豬蹄子豬尾巴燉做一大鍋，把去年冬天釀造好的酒扛出一壺來，賞賜給長短工們盡量地吃喝個够；而把成方成塊的豬肉腌起來，給自己家裏的人過年的時候吃。

老地主是經常在田裏一邊幫着刈稻，一邊監視着家人和長短工們工作的。雖然他還相當健壯，但是總是上了年紀的人，每刈不到小半壠稻子，就要爬到田坎上去坐着歇歇氣。在歇氣的時候，他就從田坎高處望着遠近工作着的長短工們，他尤其注意阿興的熟練的動作。阿興離他前面不遠的田裏，把背彎成弓形，手裏的鐮刀碰在稻莖上發出爽利的沙沙聲，他的兩隻腳像蟹鉗般的很有力地往前移動着，他雙手的動作像風一般的輕快，黃金的稻叢在他跟前迅速地倒了下去，在短短的小半個時辰之內，他已經跳到第三壠田上去了。在他的鐮刀揮過的田土上，就像被熨過一樣的齊整，不但沒有遺留下幾根零星的稻莖，就是連穀粒也很少遺落下來的。

老地主望着阿興的起着栗子肉球的脊背，在初夏的太陽下閃着光，他爲阿興的工作能力欣賞得發呆了，很久很久都忘了下田來刈稻子。他兀自在心裏讚嘆着：

「阿興這蠻牛，像一隻穿山甲哦，他連山都穿得過的嘅！」

老地主心想要是把阿興雇做長工的話，家裏的長工就可以解雇掉三個的，自己家裏的長工都是好吃懶幹的傢伙，一個個都像笨牛，一叫他們做工，真是叫做「牽牛上場屎尿多」！要是真的把阿興雇做長工，就省得自己整天東操心西操心的了。但是當他一起起阿興的吃量，每頓要吃兩個蒸南瓜，而且還要揀大的吃，心裏就不由得冷了半截。還有，阿興好喝酒，愛使氣，要是有一天待他稍爲不好的話，恐怕連家神牌都會被搬出來踩碎的。一想到這樣，他就覺得雇用阿興做長工，簡直是引虎入廳堂，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黃昏的時候，人們已經歇工了，都從田裏趕回家裏吃晚飯去了。阿興獨自跑到一條小溪裏去洗了一個澡，把滿身的污泥和汗臭洗得乾乾淨淨。他感覺很疲倦，就是一隻茁壯的公牛經過這整天的勞苦也會疲倦的呵。他不想就回地主家裏去，於是揀了一片比較乾燥的稻田躺下身子。這片臨溪的稻田還不會收割，他的身子躺在稻稈上感到一陣輕鬆和爽快。稻子在他的四周發散着帶點甜味的清香，一支肥大的穀穗沉甸甸地垂落到他的臉孔上來，他用牙齒咬落穗上的幾粒穀子，吐掉壳子，慢慢地用牙齒磨嚼着，他覺得滿嘴的香甜。心想那老吝嗇鬼却偏偏有福，每年他家田裏的稻子都長得這麼飽實。

晚風吹來，把稻葉子和穀穗吹得輕輕地搖曳起來。阿興從稻葉子中間，凝然地望着黃昏的天空，天空上反映着一片殘霞的光輝，烏鴉陣陣地從遠處的稻田裏飛回山林裏找宿處去了。在鴉陣飛過他的頭頂發出來翅膀的唼唼聲中，他慢慢地陷入了冥想：烏鴉還有一口溫暖的窩呢，可是自己連一個破陋的家

也沒有呵！暗暗地計算起來，自己不多不少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了，要是再這樣混下去，自己將來還不是一個孤老頭子嗎！眼下還可以憑着自己的兩手兩腳來掙碗飯吃，可是到了自己手顫腳軟的時候呢，那還不是只好拿着一個破碗沿門挨戶的去要飯嗎！眼下自己力氣大，手藝好，誰都高興雇自己做工；可是當自己拿着破碗求乞的時候，誰都會給你白眼的吧！……他在稻叢裏痛苦地翻了一個身，『唉，這日子是怎樣打發的呵！』末了他悲鬱地嘆了一口氣，他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就像這眼前的暮色一樣的蒼茫。

好像什麼地方傳來了叫聲，阿興爬起半個身子側耳傾聽着，叫聲逐漸清晰地傳了過來：

『阿興，阿興！……』

叫聲是很清脆的，那顯然是從一個女人的嘴巴裏發出來的。阿興猜想到那一定是阿艾來找他了。聽那聲音是沿着溪岸叫了過來的，他一點也不聲張，把身子順着稻叢悄悄地躍到臨河的田坎上去。

阿艾邊叫邊走近來了，已經可以聽得見她的細碎的脚步聲了。阿興像一隻貓般的緊緊地把身子縮做一團藏在稻叢裏。

阿艾很快地就走近田坎邊來了，阿興看個準一箭步竄到阿艾的跟前。

『哎喲！』阿艾嚇得險孔『瓜青』，倒退了幾步，差一點跌進溪流裏去。

『哈哈哈哈哈……』阿興開心地縱聲笑了起來。

『呵，你這絕滅仔快把我嚇斷魂呀！』阿艾用袖子擦乾額門上的冷汗。『我到處尋你，以為你鑽到孤鬼墳裏去了呢，差一點跑回家去扛把鋤頭來掘你哇！』

『你年紀輕輕的，吹法螺來咒我早死有什麼好處，我死了你不怕絕代嗎！』阿興吮着牙齒笑。

『呸！不要臉皮的！』在暮色中還可以看出阿艾的臉孔羞成一片紅。『轉家吃晚飯去吧，東家說夜

裏還要你磨二十幾把鐮刀呢！」

阿興一聽說老地主今夜還要叫他磨鐮刀，心裏就一陣子不高興。

「磨鐮刀，磨了來砍他老鬼的狗頭嗎！」

「不要聾舌頭，轉家吧。」

「我今夜偏偏不轉去！」

「趕早轉家吧，要是被那老狗熊疑心的話，我又會吃他的大竹鞭呵！」阿艾帶着微頓的哀聲說。

阿興一聽見這話，就輕輕地嘆息一聲。于是他跟着她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小溪裏已經倒影出幾顆被水流沖蕩得搖曳不定的星星，前面的路已經黑下來了。在星光的微輝下，他可以看出前面的她的長辮子在左右輕輕地搖擺着。她的腳步漸漸地慢下來，他猜想到她一定怕黑的，于是邁大兩步趕了上去，跟她併排地走着。

從這裏回到地主家裏去還有長長的一段路，他倆默默地沿着亂石沖激起浪花而發出清越的水聲的小溪走，足足有十分鐘之後，才折向一條田徑裏去，還沒有收刈的稻子緊夾在用徑的兩邊，糾纏和碰着他倆的腳，發出輕輕的瑟瑟聲。現在又是阿艾走在前面，阿興起一步的緊跟在後面。在星星的微輝下，他看出她的影子已經跟他長得一樣高了，只半年不見面，她已經長成一個大人模樣了。他想大概她現在踏上十六歲了吧。記得當他十八歲那年到這地主家裏來當短工的時辰，她才是剛剛被賣到這地主家裏來做丫頭的九歲黃毛孩子呢。呵，日子過得多快呀，七個長年就像小溪的水紋的急匆匆地流去了哇！自己從年輕變得快踏上中年了；而她卻從受主人家磨折的日子裏變成一個大人了呵。聽地主家裏的一個老長工說，阿艾小的時候是跟着她的父母逃荒到這裏來的，像他們逃荒的人的日子，誰也不敢說是怎樣過下去

的，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餓死，什麼地方「半路亡」埋。因此那兩個老人爲了要叫他們的女兒活下去，就忍心把阿艾賣到這地主家裏來做丫頭了。現在阿艾的父母餓死在什麼地方，掩埋在什麼地方，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怪不得阿艾總是「愁愁溜溜」的呢。阿興想到這裏，就不由得同情地嘆息了一聲。

「你好生生的又嘆氣做什麼？」她回過臉孔來說。在星光下，他看見她的瑩然閃爍的眼睛是溫柔而又含愁的。

「沒有什麼，我想你長得像一個大人了呢，噲，這總算不容易的一回事呵。」

他看見她的頭微微地低了下去，她的脚步也隨着沉重和遲緩下來。

他倆已經來到另一條小溪的橋頭上了。從這裏可以隔着一片疎林望見地主家的大門裏射出來的燈光了。

「阿興，你慢走一步吧。」阿艾忽然停下脚步來對他說。

「爲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

「你知道家裏人多嘴雜。」

「怕什麼！」

「不，還有那老鬼多心……」

「我不怕他多心，說好我給他作個揖，說不好我點把火燒掉他的烏鬍子！」說着，他理直氣壯地拍了一下胸脯。

「阿興，你不要賭氣，該替我想一想呵！……」她顫聲地懇求他。

「那麼你不怕黑嗎？」他說。

正在這個時候，從遠處照來了火把光，他倆想那大概是地主家裏的人出來找他倆了。

阿艾朝着火把的方向匆匆地走了。

他站在橋頭上，茫然地望著橋下小溪的流水。在這初夏的南方的山村裏，迎面吹來的夜風有點涼，他把敞開胸脯的衫子扣好了。

那舉着火把的人走到橋頭上來了，他還是不覺得，等到那人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才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在火把的火燄光中，他看見站在他旁邊的人原來是地主家裏的一個勃士上害着大肉瘤的長工。這長工故意把火把舉到他的臉孔上，歪着半邊嘴巴揶揄他說：

『怎麼，你想找個地方「自盡」嗎？走，我帶你到前面的深潭裏去！』

『大瘤鬼！』阿興惡狠狠地叫了起來。

『哈哈，火神爺做生日嗎？——好旺的火氣，你受了阿艾那妮子的氣了吧！』

阿興覺得一陣子惱怒，他舉手對準長工的胸脯上就是狠狠的一拳，把長工打得踉踉跄跄地跌倒在幾步開外的一片水田裏去。他把從長工手裏掉落到地上的火把拾起來，大踏步地一直向地主家的路上走去

了。

當天深夜裏，大家都睡着了，就聽見從上房裏傳出來一陣慘痛的哭喊聲，在哭喊聲中還隱隱約約地聽見竹鞭的聲打聲和憤怒的咆哮聲。一直等到那慘痛的哭喊聲漸漸地嘶啞而低微了，那聲打聲和咆哮聲才停止下來。不久，夜仍歸寂靜。

隔天清早，在大家到田裏去上工之前，一個流言在地主家裏傳佈開來了，這流言說是阿艾和阿興昨天晚上在野地裏幹下了污穢的勾當，而且有的人還說阿艾被老地主吊在上房的樑上過了一夜。

老地主爲這樁事情怒得連鬚子都在抖索着，一清早，他到屋後的「茅坑」裏去的時候，碰見了阿興，臉孔鐵青着，對阿興連一句話也不說。在他認爲阿興和阿艾幹下的這樁醜事，敗壞了他清白的家聲。他從來就很注重他大門頂上的四個泥塗的大字：「耕讀傳家」。那怕他家裏幾代以來都不曾有過一個讀書人，但是他偏偏要用「耕讀」兩字自傲。每逢過年的時候，他就要爬到大門上去，用石灰和墨把門頂上的四個字塗刷一新，使人們在遠處就可以看得清楚他家的這「耕讀傳家」四個字。可是現在却給外姓的阿興和阿艾來弄髒了他的家門，他憤恨得連老骨頭都要冒出煙火來了。要不是他還要用阿興收刈稻子和打穀子的話，他早就把阿興擡出他的大門去了；同時要是另外的一個長工或短工鬧出這醜事的話，他起碼也要用扁担打他個半死，但是對阿興却不取動武，阿興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呀，要是打了，說不定他就會用斧子暗算你，或者點把火把房屋燒掉的。

晌午在田裏歇工吃過地主家媳婦送來的晌午飯之後，有些長工和短工已經坐到田坎上吸煙去了。一清早到田裏工作到現在，阿興時時刻刻地留意着那個大肉瘤長工的行動。現在好容易他才看見那個大肉瘤長工跑進一片樹林裏去了。于是他把腰帶繫緊，趁大家不注意，就繞過一座石頭古墳，一直往那片樹林裏趕去了。到了樹林邊，他往樹林裏細心地張望了一陣子，他看見那大肉瘤長工正背朝着他鼓脹腰子根在拉稀。他像一隻野貓般的輕輕地走進樹林，輕輕地走到離長工後邊半丈遠的地方，立即從腰裏拔出一把豬刀來，像一隻猛獸般的撲了過去，一把抓住長工的衣領，把長工用力地拖了開來，把豬刀對準長工的咽喉，作勢就要殺。長工來不及拉起褲子，嚇得稀屎撒滿了褲檔。他看見阿興的豬刀正對準着他的咽喉，不由得掙扎，心想自己命根子難保，就嘶啞地求起饒來：

「呵呵，阿興，我什麼地方得罪你呵？饒了我吧，饒了我一命，來生給你做豬做狗呵……」

「饒你？我要把你當豬一刀宰翻！」阿興咬緊牙關恨恨地叫。

「股啣，救命呀！」長工尖聲地叫起來。

阿興用刀面狠狠地打了一下長工的大肉瘤：

「你媽，喊，再喊我一刀插進你的喉嚨！」

「呵，饒饒……」長工只想往地上跪。

「你這『臭卵蟲』胆大包天，敢在『伯公』頭上滾土！」

「呵？」

「你敢在那老狗面前說我和阿艾的壞話！」說着，阿興立即又把豬刀架在長工的頸頸上。

「呵呵，不是我，不是我！……」

阿興氣得又用刀面打了一下長工的臉頰，把長工的鼻血都打流了出來：

「咬鳥的，還敢賴！」

「呵呵呵，我再不敢了，我再不敢了！……」

「你再敢放半個屁，我饒得你，就莫妄想我的豬刀饒得你！」

「是是，阿興哥就饒我這一回……」長工暗自咽了一口牙血，

「寄下你的狗頭！」阿興把長工的腦袋用力地往地上一擡，大踏步地走出樹林去了。

長工蒼白着臉孔帶着滿鼻子的血跑回田裏來。

大家一看見他這狼狽模樣就問道：

「大肉瘤，你怎麼吓？」

長工偷偷地望了一眼坐在旁邊田坎上吸煙的阿興，低聲地對大家說：『我身子不好過，流鼻血。……』